

通志經解



門口 12
1411
卷 177

書古文訓卷第五

永嘉薛季宣

湯斬

鬻書

王曰哉尔躬度恩聽朕之非台小學教行再舉大夏
多臯元命極止今尔大躬女曰戎后亞卹戎躬舍戎
會豈而創立憂予惟眷女躬之憂氏大臯予畏上帝
亞教亞正今女元曰憂臯元如台憂王衛遏躬力衛
創憂邑大躬衛急亞叶曰昔日害憂予及女皆亡憂
惠難兹今朕必逞尔尚補予弋人致天止罰予元大
賚女尔亡亞和朕亞食之尔亞刃斷之予則汝翬女
宅大迫赦

湯之伐夏制義而動既非常情所識又興師於農月商民不知有夏之暴是宜不樂湯之舉也後世篡弑有矣莫不文過以揜其惡而其甚者至於無所不為湯惟權義而行不敢逃罪君子莫之能議聖人之大過人者如此司馬法曰仁義之謂正正不獲意則權權不出於中人然則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伊尹之放皆權道也非聖人其何以與於此乎天道在人得罪於民是為得罪於天天討不施非自任以天下之重者也應天而動湯之所以受命也湯居夏桀之世尤謹臣職夏后率割如此而

商民不受其患者湯之獲乎上下其道不可得而名矣民言之察不以其小不忍亂謀之大湯之仁義為有以應天也觀於商民之意殆謂夏后雖暴何加於我然桀之虐用民力割剥天下無有不被其毒者至計時日以待其亂生之不愛欲與俱死代天理物而弗之究非所以事天也權於輕重則商之農時失未為大而恭天罰有不可得而緩者魏勃自譬失火之家何暇白大人而後救火應天順人之際固如是也大賚天下舉安也言大眾固不識由君子言之蓋理有必然者朕不食言以有

近義之信也應天順人而以其情語下示以天意
勉之輔己又威之以軍刑之不貸仁人之用民命
不敢輕也

中囂出靠

咸湯放桀于莘巢惟大塹惠曰予忘徠壺吕台爲口
寔中囂出徙靠曰紂虐惟天生民大欲亡主出爵惟
先生聰明告又大憂旦惠民隊徙炭天出錫王愚知
表正万苗續命舊航絲衛手簞奉若天命夏王大皐
矯誣上天吕奔命于下帝申亞臧式閭穀命申爽手
節東取附執寔番大徙犀或苗于大憂若留之大葵

若臬之十和大小并并它亞總于非姑敘予出惠
足聽脊

君臣之分人之大倫制義以亂人之大倫雖無媿
於道非惠之正也而又不可以訓明人倫者能無
慙赧之意乎勝夏不喜而有慙於後世非不以有
天下爲利者能若是乎仲虺作誥明夏之罪稱湯
之惠而以保天下者告於天下後世將使有天下
國家者修惠而不敢怠非有湯之明惠而有夏桀
之罪可以應天受命亦不可也夫人知此曾何口
實之有哉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

也非有聖人之教從人欲而悖天理其亂何所不至聖人者作有天之聰明代天理物爲之綱紀政教使民得之觀感知善之美知惡之咎惟日遷善賢者得其天性之正其不賢者不敢爲惡以底於罪則何窮欲之亂置君所以治人非以虐之也夏桀昏暴反道敗惠以此用之天下代天工而殄人物蓋矯誣之道也上帝不怒何自而生湯乎以桀無道而生湯之賢固所以代之也知道曰智勇義曰勇表爲民之正者得天智勇而爲民之儀表一正身而天下正四海之內莫不尊親所以受命

夏而能循禹之法也桀以逆天得罪而湯受命矣固稔其惡以爽於衆而羣小日趨權利莫如尊惠樂道同惡相濟其視商於有夏若苗莠粟秕之害乃欲鋤而去之遂使人人動心恐有不測之患則莫得而朝事之矣代天作后而窮人欲如是則何以安民哉桀雖加暴於商而商事之未嘗不盡況湯道惠之語告之既至終不之聽則其敗也宜矣惟王亞邇聲色亞殖鴈移惠楸楸官彭楸楸賞卑人惟己改過亞彘亨寬亨志彰和艸民與葛伯仇餉初延自葛東延鹵尸而畢延北狄而曰奚獨遂予與俎

出民室家昧慈曰猷予后后徠予蘇民出戴鬻手惟舊才佑既補惠罔忠邁稟弱攻昨取爾侮亡推亡忘存耑卣元昌惠日新万耑惟襄志自滿九矣卣離王楙昭大惠建中予民呂義制耑呂札制心坐衰後罪予耑曰耐自罽帝者王胃人莫正若者亡野問耑哀自卑則小維虐容手矣惟元亂殖大札覆旦訖欽密矣衛罔采天命

天理常與人欲爲對湯惟無欲故無聲色貨利之好爵賞隨事無非天理用人之善即己之善改過之際無吝於心故能德至寬仁以明民而取信自

征伯之罪天下懷服其義其欲疾其君者皆欲湯師之至東征西怨南征北怨惟恐其後已也師之所向民樂其來所以得民果何道也明天理而無人欲四海之內莫不尊親之也賢惠之佑輔忠良之顯遂弱者與之共治昧者攻而傲之而又威取亂亡之邦天理當然湯因天材而篤之爾推人之所以亡持以固己之存有商之興蓋此道也純不已則日新驕而盈則自滿日新而民懷自滿而親離得人之心拂人之情所以有興亡也楙昭之德明明之至德也有明明之至德行之以禮義其所

作事其所存心非禮義莫之爲所謂建中于民爲
典則以貽子孫者桀暴如彼湯德如此欲不代夏
祀天其可得乎仲虺稱古人之言以儆天下後世
以爲知道所在而能得其所師者宜有天下自賢
而謂天下無人者必致敗覆蓋好裕則日聞所未
聞而其德日新自以爲然則人莫之告而日趨於
下君子小人之道自此分也湯惟知此所以有天
下也善始所以慎終修禮所以取亂敬天所以得
天修其在我而不敢以爲利君子所以兢兢業業
格大命于皇天也率是道也則何亡國之有其臣

雖有德安有湯之事乎是故無湯之賢而又無桀
之君不以湯心爲心乃以湯爲口實行其不義是
亦矯誣上帝布惡于下而已蘇氏論仲虺忠愛可
謂至矣湯之所慙口實之病終不敢謂無也君臣
之分放弑之名雖臣子不能蓋走固謂湯亦弗之
蓋也湯武之伐本不異於堯舜之禪湯有慙德之
懼武王大武之樂盡美而未盡善人非湯武而足
以與於湯武之心乎仲虺湯左相南巢今無爲軍
巢縣放桀不弑之也桀奔於巢而遂不反故書謂
之放厲王流彘蓋其比也

王歸自虜。虜皇于亳。誕筭万方。王曰。嗟。尔万民。大勗
明聽。予式人。堯惟皇上帝。各衷于民。若大恒性。亨
媛手。繇惟后。虜王感惠。作畋。呂專虐。于尔万方。百姓
尔万方。百姓罹于凶害。亞忍荼毒。竝害亡。胎。于上下
神。示。于衛。福善。既至。各。受。于虜。呂彰。手。臯。歸。台。小
孚。將。于。命。明。畋。亞。教。赦。教。申。于。牡。教。昭。告。于。上。于。神
后。請。臯。大。虜。聿。求。元。聖。與。出。勗。力。呂。與。尔。大。勗。請。命
上。于。孚。右。下。民。臯。人。黜。伏。于。命。亞。替。責。若。中。木。邠。民
允。殖。畀。予。式。人。輯。寧。尔。苗。豕。豨。豚。禾。知。獲。獻。于。上下

臣等竊以
 惴至各守
 不箕呂承
 天休尔大
 譙朕亞散
 敵敵皇當
 朕躬亞散
 自赦惟東
 圣上帝出
 心元尔万
 亡大皇圣
 予式人予
 式人大皇
 亡呂尔万
 亡繼虐尚
 亨皆忱貞
 亦大

湯誥克夏之後始爲政於天下告戒語也上帝降衷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於汝極則錫汝保極順有常之性也民之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則綏厥猷也天生烝民而使之有物有則民

之秉彝則好是懿德性無有不善敗之取禍逐欲而忘反也明明德以明民立教使民各歸於極此人君之任也桀滅天理而窮人欲率割夏邑率遏衆力身不行道而以無道爲政民之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至欲與之皆亡天高聽下禍福惟人之召所以得罪於天也湯之受命應天而順人民指時日以待其亡何敢赦而不問用玄牡于皇天后地以請夏罪湯旣受命而王矣然猶不敢恃其天命收合聖善與之同力伐夏救民塗炭而夏以亡將爲政於萬邦固宜告戒之也惠迪吉從逆凶

天命之不僭如此責飾也形聲影響責飾之著也責如草木之區別隨所生植種類各善人之殖善不善誠若是而已矣今受命而有天下觀於此道未知所以免戾愴若臨淵之懼所以保厥中也造邦建邦也建邦之君觀夏商之興亡天命之不僭則率性之道不可不謹天降禍福未有不自己求之者彝常也愒慢也從匪彝即愒淫則反常而滅德矣此取禍之道也典常所以守國者遵守典常天將福其善矣其禍何從而至代天理物則有五服五章之賞不章其德非所以事天也自作之孽

不可遁雖欲自赦蓋不可得帝心簡在謂天理之所存也君者民之表也表正則影正未有影曲而表正者常道固爾湯言所以自處所以勉人君也尚克時忱戒使誠之也亳有四南亳在應天穀熟縣與寧陵之葛城相去八十里又有北亳在拱州考城縣去葛百里闕駟謂之景亳非是今絳州坦縣有景原及亳西接安邑先儒以偃師尸鄉之西亳爲湯都非是西亳蓋亳殷也皇甫謐引孟子爲耕饋食爲徵謂寧陵去偃師八百里湯葛地皆七十里不如是之遠也考城之亳漢之薄縣尚書大

傳夏臣之歌言歸于薄薄亳古文通用今伊尹之墓在楚丘縣去北亳十里則薄縣是矣

勸訾

惟元禩十太式月乙丑勸尹祠于先王奉享王祗見乎祖戾甸羣后咸至百官總立呂聽冢宰勸尹貞明中削祖出咸惠呂訾于王曰緦虜古大夏先后正櫛乎惠宮大矣炎山川魄禮亦莫亞寧泉鳥罍魚鼈咸舉于元學孫亞衛皇矣矣假手于我大命艸攻自鳴條朕才自亳惟我爾王帝昭聖武代商君寬州民允懷今王享乎惠宮亞至初立悉惟親立敬惟夫烈

予冢畝與予三棄紕序先王羣攸人紀勿諫亞啞先
民皆衆居上亨明爲丁亨忠與人亞求葡檢身若亞
及呂望予大乃畝必惟難才專求嘉人昇補予介後
享刺官割微予大位曰教大恒翌予宮甘哥予室皆
胃舜風教大殉予賜色恒予逢田皆胃至風教大侮
聖○并忠稟遠者惠於頑童皆胃爾風惟茲武風十
僭卿士大式予身冢必卷畝商大式予身或必亡臣
丁亞匡元割墨具嘗予蒙士紕序享王祗身身忘才
聖暮彰彰嘉言孔彰惟上帝弗憲廷嘉奔山有祥廷
亞善奔山有殃介惟惠宅小乃畝惟悉介惟亞惠宅

大隊年宗齋命俎能

堯舜禹湯說者皆謂之謚放勳重華文命皆謂之
名夫謚周道也案書四岳舉舜曰虞舜堯命舜曰
格汝舜禹曰咨禹四岳稱爲伯禹書名謂之大禹
非謚必也若放勳孟子固謂堯之名矣若以爲名
則允迪厥德爲皋陶之名乎史記注張晏說少昊
之前天子之號象其德顓頊以來天子之號因其
名以左傳考之如曰夏后皋有崇伯鯀有窮后羿
伯明后寒樂正后夔之類不可勝舉張晏之說是
也惟湯名見論語曰履而書稱曰成湯烈祖詩亦

謂之武湯武王史記又名天乙古文履字作復篆與湯類蓋履者湯之誤爾案諡雖周道然名號之起自商有之商之諸王皆以字為號皇甫謐說商王之先曰微字上甲以甲日生商家生子以日為字蓋自微始譙周以為商生稱王死稱廟主曰甲皆以帝名配之案武庚不得為號則字近之矣祖宗之名自唐而前有之死而易名蓋商道也但不如周道以行為諡而已商頌名湯武丁以事神蓋周道也成湯武湯武王天乙皆湯之號猶周之寧王平王也商之諸王以字為字而湯獨異號者猶

周初之諸侯非大善惡無易名之諡也元祀元年也商曰祀十二月商之正月也豳詩七月亦用夏正故泰誓仲冬謂之一月周官以建子為正月而正月為正歲秦以建亥為正史記書冬十月先王之改正朔以朝諸侯布號令至於祭祀之時未嘗不用夏正而春秋所載周正魯侯之狂僭爾唐一行校考春秋周晉齊曆同而魯宋衛楚名異紀年晉之乘也盡用周曆考於詩書禮傳未嘗輒變夏時而王之大事不同故孔子專欲行夏之時也三正之說斷可知也正月朝廟踰年即位之禮書稱

伊尹祠廟以嗣王見此古冢宰攝政之禮嗣王居憂而冢宰行天子事猶唐虞之際舜之即位禹之總師而獨不居其位祠主伊尹新王但朝廟爾侯甸千里之內見天子之即位但會侯甸二服百官總已一皆聽於冢宰王居亮陰之禮不得自爲政也伊尹之訓蓋天子即位之冊烈祖成德湯之所以受天命也有夏先后謂禹也禹平水土百神受職驅蛇龍使獸蹏鳥跡不交於中國草木繁殖萬邦作乂幽而鬼神微而動植莫不咸安其性至桀滅德作威矯誣上帝以降命于下百姓罹其凶害

至欲與之皆亡弗率禹之典常而湯之明德懋昭此其所以受命而代之也鳴條之戰雖爲成功之始其初所以治亳固已受天命矣荀子論湯放桀非其逐之鳴條之時前行素修也正謂是矣聖武猶神武也益稱堯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湯以武功布德一戎衣而天下治武功之可見者也夏桀之虐代之以寬而德懷於民嗣守基緒可不念茲而求所以繼之也正始之道王化之基無他推其所爲而已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之所生也我不欲人之加諸我者吾亦欲無加諸人始

於修身終於爲天下邇可遠者在此道爾湯惟知此故謹於人事不惟不拂人之諫己又能從之所以上論古人而能似之居上而明則通於人情爲下而忠則獲上有道論人惟器求備於己斯能免桀之患有庇民之大德以受天命夫豈易致非一日之積也非惟獨善而已又將保乂爾後廣求賢哲之士以輔嗣君爲無窮之計故立官刑之戒使蒙士掌而颺之以勉邦君卿士使之知戒以佐天子臣下有墨刑之坐所以勵其正諫使之無或不恭以底於敗皆後嗣無窮之計也恒舞于宮酣歌

于室好貨及色荒遊及畋侮聖人之言逆忠直之誨遠耆舊之有德比頑童之囂訟所謂十愆也巫風淫風亂風所謂三風也歌樂無節爲近於巫貨色遊畋入於淫蕩不畏聖人之言狎大人遠賢人近小人此大亂之道也有國家者有此事足以亡滅況三風之備乎蒙古文省周官矇掌弦歌諷誦召武公使矇不失誦以訓御己矇之所謂官師相規也工以內言時而颺之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自唐虞以來未之有也夏訓色荒耽酒嗜音峻宇雕牆而商蒙士之訓廣爲三風十愆淳朴漸散訓

戒隨時而廣之也商訓不及奢侈言宮室則奢侈在其中矣近世責臣之道視古爲略國存而竊位國亡而不與其害者習爲常事觀商不匡刑墨之坐則亡國之罪爲可知也劉敞說墨非刑謂如貪以敗官之墨也皋陶之刑昏墨賊殺臣不匡君是貪其位故坐以貪漢世昌邑羣臣其罪皆死蓋官刑之意也戒嗣王以祗厥身則皋陶慎厥身修思永之義所當念者官刑之所戒也聖人謨訓洋洋明甚在天道則福善禍淫作善而有百祥不善而有百殃一氣之感無遠不屆影響之應有不期然

而然者然亦不可推也說洪範者謂某事爲某事之應其理或是曾不足以言也百祥百殃之至其果可以理推乎善與不善之應而已民以君爲表表正則百事正故德無大小皆足以及物怨不在大皆足以覆宗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不輕小德不遂小過至於善積而無過則何亡國敗家之有鳴條在解州安邑縣陳留平丘有鳴條亭非是

大命

惟享王亞憊于阿臯厥尹廷書曰先王顧諟天眚

命呂承上丁神示塋魏宗廟宮亞祗肅矣警手惠申
集大命改媛方仁惟尹躬亨左右手侯託帶歸享王
丕承丕緒惟尹躬先見于鹵邑憂自周大矣昧亦惟
矣丕遂享王宮亨大矣昧亦宮矣享王戒才祗介手
侯侯亞侯悉手祖王惟膏宮忘賚勸尹鹵曰先王
昭爽丕罔坐呂待旦旁求駿彥君迪後人亡越手命
呂自覆脊鹵儉惠惟衷躬圖茲兌張翟省格于庀
則醴欽手止衛鹵祖貞行惟朕呂懌萬彥大司王未
亨彭歆尹曰絃鹵亞該習與性成予亞狎于亞順營
于果宮密邇先王丕嘗亡畀盡惓王俎果宮屈憂亨

矣允惠

右上篇

惠順也阿衡保衡也以師保居秉鈞之任猶召公
之稱伯相春秋之宰周公也太甲不順伊尹之訓
居諒闇而驕恣輕舉不能謹三年之禮以干冢宰
之政故伊尹明告之以成湯天命是顧事鬼神者
無所不用其至其德動天以有天下而我實左右
之安定其民故嗣王得承其世使之曉知湯所以
得而勉其所以守之道以我所見於西國之夏
君相實同休戚安有以忠信周身而不終者安有
君道不終而其相克終者事同一體為人君者不

三十一
可不戒伊尹自謂吾能相湯以定天下今日之事
惟宜謹守先王之法以圖厥終人君自有君人之
法弃而不守非所以嗣先王也太甲不庸德安於
不惠則師保之言恬不加聽故伊尹極言先王大
存夜氣待旦行之廣求哲人開導後嗣所以貽後
人者如此不可不法以遺其命謹於儉德懷念遠
圖奢縱之心何自而入虞人張機必先求己視矢
之括當弩之度然後釋放罔不中物人君之道亦
由此也大學之道在知止在止於至善人之有止
猶機之有度於止知其所止無往而不善矣止至

也性命人之至也盡性至命謂之有止丕顯大明
也昧旦丕顯其所存者遠矣敬止所以率其先德
伊尹自謂所悅者此世有令聞亦以此也王猶不
變是不可以言動也伊尹又謂不義之習貫而成
性則不可救自以不可狎王不順居王於外以近
先王之墓使之處靜以思先王之道不爲世事所
惑能終三年之後則可以祀神祇而保天下矣營
桐宮以爲居憂之地王亦以克終誠惠然則伊尹
之放太甲其必有道矣王之放恣以干冢宰之政
後世之論將如彼何哉強臣爲之則幽囚脅制之

難作矣阿衡不爲嫌疑之慮放王不疑不以王居桐宮或有非常之變其心自信與當時之信服可以槩見王徂桐而能克有誠德果何可以使之然哉輔導之臣侍御僕從所以移其視聽者固當不一而足且居憂而無後宮之溺驕奢干政之意日與正人共處稔聞先王之事日漸月積乃自得之思前日之所爲當懷然而栗矣伊尹放王不攝太甲放而不怨君臣之道不其至哉自非聖人不能爲此舉也堯舜不能得之丹朱均之子伊尹能終太甲之事其質固異太甲爲可以憤悱啓發之也如

大甲有丹均之質成湯之世固當以疾廢矣惟其可輔故伊尹輔成之也桐宮近湯墓鄭氏以爲離宮非也營于桐宮伊尹始作之爾湯墓在拱州考城縣寰宇記在河中寶鼎縣後魏太和中盜張恩廢之寶鼎今河中營河縣非也史記秦寧公伐蕩社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蕩社一作湯社皇甫謐說亳王號湯徐廣謂湯邑在社縣界疑此湯爲亳王非成湯也皇覽湯冢在亳縣北三里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馬御史長卿案行小災因行湯冢晉伏滔云望亳蒙閒湯伊尹冢蒙縣故城在應天宋

城縣界西北去北亳三十里又楚丘西北有伊尹墓去亳十里書沃丁葬伊尹于亳者則知湯墓在亳矣

惟武禩十六式月肸卬尹呂統卬奉享王歸于亳徒書曰民非后宅亨胥匡呂生后非民宅呂侯三仁皇矣眷右大爾昇享王亨矣手惠寔万亡量出休王擗手肸卬曰予小學亞明于惠自底亞臂慾敗庀紉敷礼呂警獄于手躬矣亡孽繇可莫自亡孽亞可逌无逞背幣采出言亞亨于手初尚賴匡救出惠圖惟手矣卬尹擗手肸卬曰攸手身允惠叶于丁惟明后

先王學憲朱竊民舫手命宅大亞允竝元大耑手公肅曰猷哉后后徠亡罰王楸肅惠眎肅手祖亡昔忿急奉先恩孝接下恩龔眎遠惟明聽惠惟聰朕承王止休亡歎

右中篇

冕服之歸終喪歸政之禮也伊尹作書歸美而詞不厲太甲克終允惠矣民非后罔生有欲無主乃亂后非民罔辟保民然後王也王終允惠成萬世無疆之業非天之眷商何以得此太甲自訟其過爲知惠也慾之敗度其不謹喪禮可見縱之敗禮其不亮陰可見窮人慾而敗亂禮法駸駸乎入

於非類是誰之罪不明其德而自作弗靖爾天災猶可避免致身有過之地何所逃其惡乎既往之事既不可悔圖終之事則有賴於輔導矣弗類尚能克正匡正固無難者伊尹因王之請而遂勉以修身之道誠惠合於天下非君誠身之至不能到也成湯視民如子而加惠於無告鄰國之民望其為主自謂君不教己而底於罪后來教我何罰之有湯之明民如此非惟國人從順他邦之人亦知正己之說矣觀於先王之道則王之成惠固當益楸以求追及前人不可斯須暇逸猶有所不逮於

奉先者思孝則惟恐失隊於接下者思恭則不敢傲慢自佚無幽不燭爲視遠之明非道不聞爲聽惠之聰孝恭聰明人君達惠也非身修而可以立民之極者有所不至太甲固知是矣伊尹勉之不急欲其純亦不已也王能此道則相承王之美庸有猷足之意君臣相望豈有窮乎觀於惟庸之罔念聞至於尚賴匡救之請伊尹之致君太甲之遷善不其躋歟反身而明知雖愚之必明矣

伊尹申弇于王曰緝虐惟天亡親亨敬惟親民宅憲
褒褒于十志魏禮亡憲言言于亨誠天位難才惠惟

亂不惠爵與亂同衛它亞興與爵同豈它亞亡矣亂
咎年弁惟明明后先王惟昔懋敬年惠亨配上帝今
王享大令緒尚警茲才若陞高必自下若億遐必自
遘亡輕民豈惟雖亡安年位惟召眷年于亂大亡年
于女心必求彭衛大亡孫于女患必求彰非衛緹虜
亞慮胡獲亞為胡戚式人元貞万畝呂貞商它呂舜
亡爵舊政臣它呂窳穢屈戚彭畝元躬孚于休

右下篇

申告再告也天以敬為親民以仁為懷鬼神以誠
為享克敬克仁克誠惟有道者為然有道之君有
事天之敬親民之仁交神之誠其要非他至德而

己為君之難在惠有惠則治反惠則亂與治同道
堯舜湯武異事而同治是也與亂同事夏商之訓
三風十愆之類是也先王迹不可蹈而道可蹈致
亂之事有一足以亡矣自終以始謹其所同而治
道舉惟明於道者能之成湯為是大敬其惠故受
天命配於天位以其有配天之惠爾嗣王繼世又
當監觀先王之所以配天者升高自下陟遐自邇
君子備諸己而後求諸物修諸身而後加諸民心
正意誠而後家可齊國可治天下可平民不可輕
輕之則難位不可安安之則危敬以成身而以臨

其民民可近而高不危矣逆心之言忠也遜志之言諂也忠言逆心而切於事諂言順意而悖於理能以道觀則忠者不逆求其非道則諂者不順矣孔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悅乎繹之爲貴悅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聽言之道此其要也夫求之獲爲之成是皆匪降自天在人而已元良之心人之本心也敬以充其良心則人君之道盡矣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一人元良而萬邦咸若性命之正一正君而天下定矣以辯言亂舊政輕信之主也寵利

居成功貪天功之臣也君輕信以亂舊典臣懷祿以貪天功百度隳而人主疑此大亂之道也極言君臣之戒以相勉勵爲商社稷之長計也歸政之後申戒之語專以誠敬爲說而終之以君臣之戒蓋伊尹不居致君之美而勉王以戒慎之意詳於聽言之道厥有言哉袁盎一言而絳侯之禮貌衰貪利辯言真可畏也

咸大弋惠

觐尹无復政尹侯將告歸鹵敕戒于惠曰緝序爰難忱命靡黨黨于惠采于位于惠匪黨九夫亡夔王

亞亨責惠慢神戲民皇矣亞采警于万仁君迪大命
眷求弋惠畀廷神主惟尹躬泉湯咸大弋惠亨崇矣
心敬亮明命吕十九止帝爰革夏鼎非矣公成十
爾惟矣右于弋惠非爾求于丁民惟民歸于弋惠惠
惟弋動宅亞吉惠弋式運宅亞凶惟吉凶亞替圣人
惟矣各及祥至惠今享王新舫手命惟新年惠矣亂
惟弋昔粵日新任官惟取材左右惟元人臣爲上爲
惠爲下爲民元雖元眷惟咏惟弋惠亡黨師主善爲
帝善亡黨主叶于亨弋畀万姓咸曰大才王言又曰
弋才王心亨媛先王止禁芻底烝民止生緝虜七立

止庶可吕觀惠万夫止焉可吕觀政后非民宅豈民
非后宅豈亡自廣吕狹人匹夫匹婦亞獲自盡民主
宅與戚身形

走嘗論人臣之不幸伊尹無不遭之桀之無道願
輔之而不克遂相湯而伐之太甲不明放諸桐而
自悔遂歸政而去之處人道之變涉無君之迹斷
之以義居之不疑終獲令名世莫之議惠惟一動
罔不吉伊尹旣身之矣當聖人之不幸處臣子之
大變非伊尹之不貳保身其亦難矣而何有於天
下乎尹之奉身而歸敷陳一惠之告太甲旣足以

任天下之事退身固天道也有放君之迹敢委而去伊尹太甲之相信其已久矣不貪天功以趨寵利又明哲之事也常德一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王侯得一以爲天下正天人無二道有常固所以一之也天道無親故命靡常而難信人有常惠以保天位天命固有常也天人之常在一不常於一有夏所以失天下也慢神虐民本於不常厥德天鑒萬邦求代夏之惠而開迪之湯之君臣固有是惠格於上帝故受天命以有九州之衆而革夏命商豈有取天下之志非道以求

天下天下豈私有商不與人而與我常德之運天人固一道爾德一則無往不一二三則失其所謂一吉凶在人之惠何有僭濫災祥所降一與二三而已神道依人者也人而可以爲神之主其惟有一惠乎今王新服厥命惟新厥惠固知惠可受命然惟不已之惠爲能日日以新慎終如始所以一之而不已也爲官擇人侍御必正所以一已之惠賢人非榮寵祿蓋上欲行其正君之惠下欲施其正人之惠君臣相成以惠所甚難所當慎者惟和而後能一善不同而同於治矣惠非事也不可求

而可至善無適也不可泥而可從主善爲惠之師
叶一爲善之主善不同而同於治仁則同也聖人
一視同仁言而爲天下法行而爲天下則人人皆
有此一君叶于一而民知其惠之著矣先王受天
命得一者安之烝民懷一惠得一者成之上而奉
天下而君民所以繼先王惟一惠之行耳觀於天
子七世之廟可以見其惠之興替視萬人之軍將
可以見其政之得失惠政何遠目覩而道存矣君
民相須以治然非惠則無以化民天道虧盈而益
謙自廣狹人立物與已則非所以成天惠也乾道

變化各正性命匹夫匹婦之不獲自盡其君未爲
全惠爲無以使之也一惠至而施及匹夫匹婦莫
不盡其性之理天工人代於是乎有成功矣伊尹
去商而一惠之爲告諄復詳備凡其所學於古而
得之者無餘蘊矣太甲知此而後告之以此非養
蒙之具也言不已而至於戒忠之至義之盡也自
廣狹人之累賢者多有之成已成物非聖人未能
也攻自賢之失而責以聖人之道使之近觀一軍
之政上觀七廟之惠慊然不敢自足以臻一惠之
至則君人之道不忝於先王矣

書古文訓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書古文訓卷第六

永嘉薛 季宣

鑒庚

商書

鑒庚舉于殷民亞適大扃衛籲勗感出戾言曰玆王
徠无爰毘于兹重戕民無盡劉亞耐胥匡呂生卜比
曰丕如台先王十躬急謹无命兹繇亞憲寧亞憲手
邑于今又畱今亞承于古宅知无出獸命攷曰丕亨
初先王出剋若顛木出大曳帛元帛戎命于兹新
邑絜復先王之大牒底媛三仁

殷今偃師縣之亳城序所謂亳殷也殷地也號亳
殷者從先王之舊名如晉之絳楚之郢遷徙不一

而猶以舊地名之也書自盤庚之後殷商以為通稱猶春秋之京師王城成周之類亦皆同爾書序祖乙圯于耿盤庚稱先王至于今五遷說者并殷言之非也蓋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圯于耿史記遷于邢祖乙之時固兩遷矣盤庚復謀遷邑宜百姓之憚其行也遷都之利眾所未見屢遷之病人情苦之盤庚不強以力而喻以言所以和其憂也籲和也矢言誓也我王祖乙也劉殺也祖乙去耿以重民之不得其生而欲與之俱生稽之於卜則我之從故決遷也先王奄有五服之

地敬天惟謹用是而敢寧處至于今五遷凡以畏天保民不以先王之心為心為民久遠之計安知天之不絕棄我命況能繼先王之盛乎此言將以民遷蓋重民之盡劉欲先王與之相匡以生耳匡正也由萌也今為此遷若已仆之木而生芽蘖豈天將永有商之命使我繼收先王之烈以安天下乎一遷可以長安重遷將無一日之安盤庚之遷固不可一日留也囂李顥謂陳留浚儀縣皇甫謐說在河北史記作傲謐謂或云今河南敖倉敖倉在孟州河陰縣相在大名清平縣耿在河中龍門

縣邢故邢國今邢州龍岡縣也自鹽以下三都近河皆緣河患而遷惟邢依山盤庚所謂適於山者以謂留耿不遷則耿固圯矣

盤庚敷于民繇粵圣位呂憲舊舫豆金庀曰亡或敵伏小人出粵箴王命勅恩皇于廷王若曰或女勑予苦女訾女繇黜粵心亡梟刃康古或先王亦惟國任舊人共政王謠告出攸亞匿手指王用丕欽宅大脩中民用丕彰今女聾聾起和驗膚予亞知粵所訟非予自荒紘惠惟女含惠亞愚予式人予若觀火予亦燠甚廷粵俗若罔在綱大條而亞紊若箴舫田力奮

粵亦大燠

書自盤庚以後始有稱王若曰者時益文也若順也言順告之也敷教也教民必自諸臣之服行常法爲之儀度庶人之誥在舊法必當采聽以聞於上小人蓋在下者待人而治者也衆諸臣也私心動於內則傲慢見於外無傲從其平康之舊然後言可聽也先王所與共政不過求用舊臣以其指意所修爲者告之率能宣之無蔽王之丕敬不敢妄發一言民知適從是用於變今汝強聒不已爲險膚以取信言雖浸潤我終不知違言之言非我

有自爲敗德惟女含愛惡德之久不我之畏我觀
汝等所作炎炎如火亦我不謀於微所致君臣之
際猶網之於網綱目不舉亦非設網之意如農勤
於耕作乃有秋成之望苟安自墮復何望邪炆火
光言微燼也

女克黜粵心食寔惠于民望于婚友丕粵教大言女
大稽惠粵亞畏我罰于遠邇懽懽自安亞旦亡勞亞
舫田晦越元宅大黍魏女亞咏吉于百姓惟女自
生割粵須既愚次日自及于身身粵无先惡于民粵
奉元侗女惠身何及昧眚愚民猷胥顧于箴于元發

大侖口敘予制粵垣亮出命女害亞苦舫而胥墮日
浮亡志沈于舫若火山奈于籟亞可寧籟元猷可撲
威則惟女舫自亡亞彰非予大咎

知網綱力田之說則傲心可克實惠可施於下以
及昏姻朋友曾不之顧乃敢大言害于遠邇之聽
自以前世積累不畏或誅相與偷安憚勞比之不
能朝夕田畝安有秋成之事女之不以善言和我
民庶乃女自爲毒害以入於敗禍姦宄汝先示民
爲不善恫痛及身悔之何及視今小人猶曰箴言
之顧善不離於口爾之制民在我利害自當我告

反浮言動衆陷溺其心如火燎原人不可前寧可撲之而滅咎乃汝之自作非予之罪在我無媿女罪其誰歸乎

廷任大司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哉先王泉
鹵祖鹵父胥及侖勤予敢運用非罰立選丕懲予亞
窳丕譴纘予大言亏先王丕祖丕初焉言止亡福止
災予亦亞敢運用非惠予告女亏難若敷止大忠女
亡侮老成人亡弱孤大幼各畏亏手屈勉出鹵力聽
予式人止廷繇亡大遠邁用臯伐乎昔用惠彰乎
譴當止臧惟女勗當止亞臧惟予式人大佚罰凡丕

勗丕惟致告自今望亏後日各冀丕豈止鹵位尾鹵
口罰及丕身亞可懲

遲任之言人當用舊器當求新言各有宜也汝之
祖父與我先王嘗同勞逸故我於其子孫不敢輕
用非法世選功善用之而不敢揜爾之先人配食
先王之廟能爲邦之禍福故我畏懼不敢以非道
使汝今以所難告汝如射之有志期於中的發而
不中必反求諸己執此應物固無往而不貫矣老
成之人所見者遠孤幼不能自立惟人之所鄉背
故當敬用老成之誨毋輕孤幼之無立各君長爾

居邑勉汝力以奉我之作爲無遠無近有罪者討之有德者彰之如此則國之善寔汝衆人是賴若其不善則我一人有餘罪矣女當以吾此語致告其民自今務皆自勉奉承其上無輕言語底罪之後悔不可追也觀盤庚訓戒其臣反復諄至如此孟子所謂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懷土自小人之常殷之大家亦重遷矣盤庚知其業之不能己奪而鼓民以自重告以先王乃祖之事責以人臣之職反身自責勵以必罰之無悔示以必遷之意而使歸告其民數民而由

在位尸之責成於大家耳

盤庚迨惟涉河呂民舉鹵詒民中亞衛誕咎虍亶元大勗咸船勿蕞圣王廷盤庚鹵登進乎民曰明聽朕亡亢失朕命維虍古哉葺后宅亞惟民中承柔后胥憾蠱呂亞浮亏矣咎殷斧大獻先王亞襄身鹵亡眚民移用舉女害亞忘哉古后中聳承女界女惟歎康共非女大咎焚亏罰予蠲籲襄兹新邑庶惟女故呂丕刃身忠今予將試呂女舉安正身聳女亞憂朕心中貞朱鹵咸大亞宣鹵心欽忘呂忱蓮予式人介惟自鞠自苦若堯舟女亞滌臭身觀介忱亞屬惟胥

呂沈亞元或乂自恣害瘳女亞甚凡呂恩粵炎女挺
勸憂今元大今宅遂女何生圣上今予命女弋亡起
歲呂自臭忤人倚粵身迂粵心予御賡粵命于矣予
豈女畏卑奉畜女躬

盤庚上篇將遷中篇已遷及河而民猶有不樂故
以誠話告弗率者召之惟謹悉至王庭進告以意
謂我先王惟民之用而民亦惟后之保同其憂戚
雖有天災鮮有不濟故有災害之大先王不敢懷
居凡所作爲必視民之利害以至於遷欲與民同
安樂而無近於咎罰之意我之和順懷此新邑亦

欲與民如意而已今用從汝之遷以圖安定汝乃
不知我心困苦大不盡心誠意而以言語見動我不
可動而汝自爲窮苦如乘舟之不濟至於臭敗所
載之物操舟而誠不用惟相沈溺而已不考所由
沈溺自怒何益於事汝豈可不思長久之計乃身
之裁汝以浮誕相勸至於憂恤見於今而不見其
後罔生於世寧可久乎今教汝誠一勿爲穢汚之
端未能臭物必先自臭恐有儉人憑藉汝身迂回
汝意使汝不圖遠計以墜女命故我逆汝之意以
賡繼汝命於天非我以威強服汝衆凡欲奉養汝

也此而不聽豈善自爲計乎

予忘我先神后也懲介先予丕亨羞介用襄介然失
予政敕予絃高后丕粵富弁臯蕕曰害獻厥民女
万民粵亞生生泉予弑人繇同心先后丕弁弁女臯
蕕曰害亞泉厥紉孫大故大蕕惠自上丕罰女女
宅耐迪古我先后无懲粵祖粵父女共亡我畜民女
大戕剽圣粵心我先后媛粵祖粵父粵祖粵父粵飭
弁女亞救粵荒絃予大爵政同位具粵貝玉粵祖粵
父丕粵告我高后曰亡丕剽予厥孫迪高后丕粵富
弁亞祥緄虐今予告女亞易留敬大卹亡胥監遺

女分繇忘呂昧初各設中予粵心粵大亞吉亞迪巽
戍亞龔暫遇是交我粵剽亡感也亡遺育亡畀易動
予絃新邑往才生生今予將試呂女舉留建粵冢
先王以能勞徠爾先故我能進爾用以懷爾者如
此我有失政及物先王將以虐民罪我爾不與我
同心比惠厚爾生生之道先王亦將罪爾謂爾故
相違爽降爾罪疾俾爾無往而順爾之祖父與汝
俱受我之奉養汝心有害於我爾之先祖既綏懷
我先后之惠將斷弃汝而致汝於死我今有治亂
之士同位爲政爾罪當死爾尚自具貝玉之賂先

后將從爾先之請大降罰于爾躬我固不易是言
爾宜終敬德遷國之灾卹人情不甚相遠自宜爲
念以相從而以中道存心自然依乃身迂乃心者
無得胥動爾矣中者喜怒哀樂之未發設心於未
發之地則未嘗不正感物而動則本心亂而利害
莫之分矣不遠而復何浮議之惑哉命之以一告
之設中治道不在多言要有倫矣人之凶惡無道
不恭犯分爲亂竊發且有剽與殄滅無種嗣之育
欲趨新國得乎往哉生生設中固所以厚生也從
我有遷以永建爾家不猶愈於剽殄滅邪稱其先

王之意而戒之以誅非強使之矣

盤庚无嚮奠年貞居貞正乎位爰有劬曰亡戲怠
楫建大命今予丕專心腹腎腸朕告尔百姓予朕志
宅臯尔劬尔亡共恣叶炊讒予弋人古戎先王將
召予卉彳適亏山甫弋戎凶惠嘉績亏朕畋令戎民
用蕩所離屈宅有主極尔胃朕害震鍾万民昌譽歸
上帝將復戎高祖中惠爾越戎罔朕及竺歆龔承民
命用留墜亏新邑歸予冲人非廢乎甚弔繇繇各非
教奠尔用宏兹賁

盤庚至新邑民已定居始正朝廷之儀綏安其民

告以無荒無逸所以大得性命之正用建爾元命
披我胷腹以志告爾不罪爾衆然爾亦無惑亂讒
人反共怒我祖丁以前人之都河上功不克就其
爲依山之都蓋欲多前人之功施於我其功甚美
而今民病山險蕩散居宅不得安定爾之謂我遷
國輕重曾不知天鑒先後濟治有商故我不敢後
天敬天之所以爲民者以建久安之邑我不廢我
初計蓋已由於至善卜之而皆吉以大賁建邦之
飾非我有私謀之於道參於鬼神旣已無疑故小
勞之不計也我凶德盤庚自謂我孤寡不穀也弔

至也由靈由善道而行也遷都之說盤庚所未始
言旣達新都人情亦少安矣盤庚始申前說告以
遷都之意使民曉然識其所謂惟恐其不知其示
民如此而有不盡其心乎河患而遷非得已民之
蕩析離居雖商人之不謂深病盤庚斷然遷國不
顧人情而動其故何也知治道之本也人情踈遠
而親近懷居而重遷先王制別宮之居合族之禮
父子有親宗族有義而治道興矣居之蕩析情緣
不接而踈恩意不通自此作也常情見不及遠憚
於遷動盤庚終不詳告言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

知之良工之不示人以樸此也

紆序耑伯弼亮百執事止人尚皆憲才子元楸東昧
介念敬哉芻蕘亞肩野鵠散龔生生鞠人憇人止采
屈敘欽今哉无羞告介于舛忠漿亞宅大亞欽亡總
于鵠瑤生生自膏式專民惠留肩弋心

尚皆隱哉已所難言使隱之於心也我將大簡其
輔相汝者汝其念此敬敷於民我不任好貨財而
果於敬用生生之道施於鞠窮之人爲人謀以保
定厥家使之式敘以修敬恭之道我志之進告汝
者如此則簡相之道也若亦女也否亦毋也若否

罔有弗欽猶曰介莫不恭我語總于貨寶好聚斂
者也生生自庸中庸之行也不爲聚斂而身修生
生不窮之道以此大布於民明民之德使各設中
於心是爲盡己盡人而莫有極矣盤庚之遷商民
不恪甚矣不以民之不恪廢其不易之謀不以不
恪罪之至於告戒反覆安居之後必使曉然知其
言意明民如此有不盡其心乎姑惟教之盤庚之
謂也

允命

王宅憂亮舍式禩无免譽元惟亞中羣臣咸諫于王

曰解虐知也曰明嘉明嘉寔廷則矣學惟商方豈自
官承式王○惟亡命亞○臣丁宅○令王育廷書
呂箕曰呂台立子三台志惠亞曾絲故亞○龔嚶
息衢霧帝賚予莒汝元代予○○來年為典呂形
旁求子天丁允筑傳巖止壁惟肖爰立廷昧王置彰
示左右命止曰鼃夕內晉呂補台惠舉金用女廷砵
釐漁巨川用女亡舟楫釐歲太旱用女亡霖雨后
心沃舛心釐藥亞昞眩年疾亞瘳釐跣亞眇堅年足
用傷惟泉○秦宅亞同心呂匡○侯昇衛先王迪歲
高后呂康州民解虐欽予豈命元惟大矣允復子

王曰惟木刃繩則正后初諫則聖后亨聖臣亞命元
承焉教亞祗若王止休命

傳說之夢學者疑之雖然精意之神何所不有夫
人患不誠耳誠則天地鬼神是或一道誠意之學
惟可以夢寐參其人未誠夢亦顛錯顛錯之夢雖
有或應在五夢之占法不足道也至人無夢夢寤
為一高宗之傳說武王之夢九齡亦夢我商孔子
稱不復夢周公則先已嘗夢之矣聖人惟其精一
故雖夢寐亦莫之貳高宗之夢斷可知矣舜伊尹
在畎畝堯湯固已聞其賢高宗舊勞於外學於甘

盤既知道矣說隱於下固當聞之隱之於心參之於夢必待營求而至所以精夫一也王之既免喪也當言不言羣臣固知其所以賢思得其語作書以告是終不出語矣承命有求而得由無敢慢之也羣臣謂明哲知道而可以正天下高宗既知道矣王者號令萬國而羣臣所欲稟命過諒陰而言不出在人不能無疑請今行之則一言儆動之矣高宗自謂懼惠不類無以正四方恭默存存是謂思道精誠之至所以動天必得夢中之人代言以正四方其心蓋有屬矣高宗專意擇相非求相

則無一言其為商宗為知人君之道爾舊說審象若近世圖形之事未必然也語以賢人之事若疇咨奮庸之類是亦審象形求之意何必圖其外貌疑天下之視聽乎肖謂似之爰立遂相之也置於左右蓋未之相聖人用人之際蓋亦詳矣堯知舜於所聞必待四岳之舉諸難歷試而後授之以位高宗得說於夢寐亦待百工之求寔諸左右而後爰立為相詢事考言之際豈苟然者以為遂相傳說寧不怪哉夫金待礪而精川待舟而濟大旱待霖雨之救猶人君之道必待相以成德命納誨以

朝夕不欲造次之違仁也以心明心謂之啓沃二人同心雖金可斷眊眩之藥攻病爲力跣行不視地傷足之由諍臣所以告君人君賴其輔佐亦由此矣同官爲寮高宗望於輔導之臣非徒一傳說也必使遴選其類爲之寮案拾遺補過成己之德無過者可以安天下固先王之道也欽命有終之戒責以無時之豫急爾傳說謂人主之從諫猶木之從繩繩墨之施枉者可直聽諫之主雖狂克聖矯枉自然之道必然之理也君以諫諍責已既聖之事雖無其命固將從之君以此言而誰敢不順

王之美意以聖君而得賢臣以爲之佐始相勉勵惟以諫諍爲說雖聖賢不能無過然諫諍之事惟聖人能安而用諫諍之有益於聖人之事其亦審矣舊說傳說以胥靡築道傳巖非也書稱說築傳巖之野固非定在傳巖版築土功何必皆胥靡者孔氏傳傳巖在虞虢閒今陝州平陸縣界

惟允龢總百官粵進弓王曰緹虜明王奉鬯天衢建耑設罽對后王商公承呂大夫幣旌亞惟脩念惟呂商民惟天聰明惟聖肯憲惟臣欽若從民勿乂惟口起羞惟命胄起戎惟允常圣笥惟干戈省躬王惟

戒纘允纘亨明粵宅亞休惟亂爾聖歷官官亞及公
尼惟丕耐爵宅及惡惠惟丕取慮善呂運運惟手肯
才允粵粵惟舫粵亞良方粵予宅脊方行允拜稽首
曰非知止懌行止惟懌王忱亞懌允叶方先王威惠
惟允亞粵才手咎

說總百官蓋初相也進戒以謂明王奉順天道建
邦設官上下相承非為逸樂蓋治民耳天之聰明

惟聖人為能法之人臣敬順其事而民用治口之
起羞甲冑起戎端不在人咎人而人咎之拒人而
人拒之在我雖輕報之必重衣裳在笥所藏者謹
也干戈省厥躬為有以來之也誠能戒之見事明
矣而何不美之有庶官雖微以代天工者也人情
於衆且猥多忽而輕任一官不舉則一事廢積累
而百度隳治亂之所由分也不重庶官之選而惟
私昵官之姦人爵之此君人之患如惟賢能之用
則私昵姦人無自得之矣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動
必以道稽之則无往而非道天以不已為德有善

非不已也功以同力取濟自矜莫之助也舜稱禹之賢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益言滿招損謙受益而禹拜之爲知此矣有備豫也豫能前定何患之生原泉混混不舍晝夜有本者如是也開寵倖之路爲取侮之道文恥過之意即爲非之端安其所安百度修政事和矣黷祀本以爲敬而非敬煩禮非以爲亂而寔亂事神之難爲不知禮意也由治民而至於祀神其道無他充天之聰明而已王謂說言之美當服行之非說善言不聞是行說以言不作者行之

難故謂知之非難而行之難王誠不憚其難以圖其易則先王之成惠亦若是而已王能如此而說不以爲告是則說之罪也嗚呼責難之義傳說其盡矣乎引之當道而不徒已焉此高宗所以爲宗也

王曰徠女兗台小子舊斃于目般无咎遜于荒陲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泉身其宅累介惟訾于朕志衆在酒醴介惟麴蘖衆在味藪介惟鹽棄介交攸予宅予弃予惟亨邁卣訾

孟子稱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高宗之於說

既相而後師之事有不同禮因異也高宗舊勞于外受教于甘盤矣既而甘盤隱去蹤跡于河毫遂不復見學不可已故求啓沃之訓夫人君之師傅猶酒醴之麴蘖調羹之鹽梅無之則無以相成此有資於說者交修各務身修不專在乎言也以言教人得之者淺修道以教得之者精汝修身而吾與焉是爲訓之遠者

允曰王人求多薈昔惟建豈敷于古豈邇大獲豈亞帝古呂亨甬丑匪允邇薈惟敷孫志務昔敏手攸邇徠允襄于絃衢積于身躬惟敷敷半忘矣亂簞于敷

耳惠攸宅覺讐于先王咸憲元甬亡讐惟允式亨欽承簡招峻又剝于厯位王曰緝虘允三秉出內咸仰朕惠昔邇風股左惟人豈臣惟聖咎先王采輿廷戎先王邇曰予亞亨昇耳后惟兢舜元心愧恥若虞于市戈夫亞獲剝曰昔予出牀右戎剝祖惑于皇天介尚明采予宅畀阿輿車嬖才爾惟后非馭亞又惟馭非后亞食元介亨繁邇侯于先王甬媛民允擗瞽瞍曰敷對敷天孚中休命

王人天子臣下之稱猶今之陛下也天子之學貴於多聞固將以立事也事以豫立則古之道不得

三百九十一
不講古人不獨載之空言又皆見之行事唐虞稽
古故有放勳重華之美違古之道窮人欲而滅天
理身不可保況子孫乎遜志盡心也務時敏時習
之也盡心之學未嘗須臾離之則進德修業罔不
及時念茲在茲道非自外來者修身以教此敦學
之相半也念念不離于學自無終始不已之惠日
新而不自知道惠可至而不可求故無覺知其進
者稽之於古而不謬措之來世而不悖矣是故稽
古之學不觀於言而觀於事不求於事而求於惠
惠可自得則古之道可稽而不可取也王有是道

則說有以敬承王者之事博求賢俊以備庶官用
代天工以輔天子此言天子當務無爲而治宰相
當論官人以佐無爲之化交修之道亦若是而已
矣故高宗以謂天下尊仰君惠寔猶天之風君以
臣爲股肱故臣良則君聖伊尹輔成湯惠必使是
君爲堯舜之君是民爲堯舜之民不克致君則媿
如卽市之扑一夫不獲其所則已當任其咎遂能
與湯咸有一惠以享上帝其責說之自輔亦欲爲
湯伊尹而已君臣一體相須而治則交修者所當
務安民於永固堯舜成湯之道也對揚休命則說

任其事矣大抵人君喜以富貴驕其臣下而賢者因以輕其爵祿高宗惟知祿輕於治故不敢以富貴驕人所以得賢為知人君之道耳古人觀古而恥其不及今人觀古而惰於難及古今之道不遠在乎為與不為高宗既賢而猶務學不休知古學也仕優之學走於高宗見之

高宗彤日

高宗彤日越十雉餽祖正曰惟先威王正年豈豈豈
王曰惟天鑒下民箕手訟奔季大冑大亞冑非天
天民民中監命民大亞若惠亞聽臯天无孚命正年

惠肅曰元如台緝虜王司敬民宅非天冑箕餽亡豐
于屋

彤殷之祭名周之繹祭也禮祭一日祝祭于祊謂
之繹誠意之不忘也彤祭之日而有雉雉入廟可
以為異其說不可知也祖己稱古至德之王惟知
正其所當為者應天不一而足自修固以應天之
戒也天生蒸民有典有則人均有常性也其年有
永不永者順之養福違之取禍正性則吉其凶自
絕于天爾不能順道為不若惠不若惠者君未當
罪反身責己自以為辜求其所以化之王者之事

也夫民莫不受中於天皆天之胄王者所司敬民之事而已祀有常典豐於親暱之祀非所謂欽也修其典祀而謹司牧之職乃所以祀先王也武王其有瀆神之祀乎道有二端詳於此必略於彼豐於祀必薄於人祖己因其見災而懼言先格王正事詳於民政而戒豐昵之祀天雖未可推以象類要亦人情而已高宗神於得說而雖雉應於祀之豐昵天道不遠而亦不可從也

鹵伯感鬻

鹵伯无感鬻祖厥志犇告王曰天孚天无訖我殷

命感人元龜宅敷知吉非先王亞昧哉後人惟王至戲用自鬻故天弃我亞大康食亞攸天性亞迪衛箕今我民宅亞欲鬻曰天害亞彖大命亞誓今王元如台王曰緝虘哉生亞大命天祖厥反曰緝虘也臯多塗至上鹵耐責命于天殿也即鬻指鹵珍亞亡

易牙小出

西伯武王也舊說以爲文王說苑膠鬲謂武王爲西伯武王亦嘗爲商伯也書序殷始咎周周人乘黎蓋商人咎周之不伐紂故武王有乘黎之舉泰誓觀政之語謂乘黎也史謂會兵伐紂而不克不

足取也詩稱密人不恭敢拒大邦侵阮徂共故文王侵自阮疆繼以伐崇之事而無戡黎之說書次微子於戡黎之後戡黎之序有始咎周之語紂既可伐則非文王時矣商自武乙遷於河北紂都朝歌黎在潞州黎城縣商之圻內黎侯蓋輔紂之惡者西伯受命得專征之也戡克也商人咎周之不伐紂則紂固可伐武王誅其同惡以儆懼之猶庶幾其遷善正不正使之懼而自正其觀政于商者如此孰謂武王伐紂爲淫志於商乎祖伊奔告欲因黎事以懼之謂天之棄商非惟至人知之卜諸

元龜惟知非吉先王豈欲後世殄滅爲不可輔爾先王尚不我輔宜其斷棄於天也不有康食無食息之安也不虞天性窮人欲之甚也不迪率典棄先王之法也無食息安而惟恣縱非法至於民欲其喪怨天之不降威命雖未至於亡此必亡之道也勢至也王其將如我何欲王亟反之也紂旣不知自省顧謂天命在己人其將如我何委命于天無復自修之意則乘黎不能動矣詩溱洧之刺亂曰女曰觀乎士曰旣且惟以當然而不顧告猷故極惡而至於亂介反復命也復命而數王過以爲

多罪上參於天。天固當誅。而何覲於天命。商之淪喪。王功力之所致耳。不無戮于爾邦。言荼毒之甚也。蘇氏稱紂之惡。不如是之甚。乃知祖伊之盡言。不諱。漢唐中主之所不能容。紂雖不改而終不怒。則後世人主有不如紂者矣。禮事君有犯無隱。孔子邦無道則危行言孫。有犯在位之事。言孫謂國人。爾儒者謂孔子有取於諷諫。而以正諫爲下。即諫而論。則諷諫爲上。諫道不一。惟其時爾。諷之而不可入。將救其過。不極陳其利害。而可乎。觀於祖伊之言事人者之法也。西伯祖伊之事。紂其忠一。

也

散學

敬孚若曰父弔少弔殷元亞或商止三亡我祖底維
敕于上我虬沈酌于酒虬商退手惠于下殷宅亞小
大玃中敵惠次卿士師師非庇凡大祐臯鹵宅亟獲
小民亡興昧爲敵愾今殷元淪譽若步大水元亡離
濯殿繡譽粵皇于今曰父弔少弔我元發出惟奠冢
蔓孫于荒今介亡指告予顛趾若止何元

微子紂兄父師箕子紂之諸父少師比干也孔子稱三仁之行於此篇見之弗或亂正非復治以正

天下先王垂法於上而今酖酒荒亂於下人貪利無行而為政者反相師為非法有罪者得以幸免民無告訴則起為讎敵政亂如是其能國乎水無津涯喻無可濟之道越至於今言國亡之晚也耄亂也吾家自也我將耄亂狂走逐為荒僻之行而爾不以顛越告我將若之何躋越也微子謀將以去之也違患免身以全先王之世此微子之仁見稱於孔子者繩以後世之法則難言矣孟子論曾子子思同道言同姓異姓之卿於齊王其於三仁為有見也事君之仁不可以一節論或去或死

不去而皆不戾於道仁則同也道並行而不相悖是為得之三仁異行而孔子俱謂之仁學者當少思也存心不若三仁而徒輕死偷生是亦妄人而已

父帝若曰王學天割斧灸荒殿畞方興沈酌亏酒粍宅曹曹啞元考亮舊大位人今殿民粵數敵神示出犧牲牲用呂容將食亡灸斧警殿民用又愚殿召敵愚亞急皋合亏弋丑脊宅詔爾今元大哉成興殺元祖爾元淪鑒成宅為臣僕詔王學出迪成舊負刻學王學亞出成粵巔嶮自彰人自獻亏先王成亞鸚行

遜

王子謂微子也呂氏春秋紂母爲妾而生微子爲后而生紂其父欲立微子爲太子太史據法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紂爲後太史於一身之人自分妻妾其說迂矣然微子之命稱微子曰殷王元子蓋貴稱爾紂之沈酗爲天之降喪于殷不畏其所當畏輕侮老成之言爲災害之方興凡此所爲皆慢神而蔑人也凡牛色純曰犧體全曰牯牛羊豕曰牲犧牲柔盛旣于凶盜以爲食之亡災是爲容之謂祀無益而爲天下之逋逃主萃

淵藪也以監治其民者用之斂怨致戎之道爲之不己上下如一瘠病之多而無可告語之人則商之淪亡蓋在今矣我起而言之則受其禍而商淪喪之後莫有輔其嗣者教王子以通有道之國固將以存商也刻雕琢也刻子能自雕琢者也舊云刻子其知之素矣商之淪喪惟能者能嗣之留而與之皆亡是乃顛越之道非所望於賢子也靖定也自靖各安所當定者自獻先王即自靖爾不顧行遜此箕子之自靖也所存者大故佯狂爲奴以遜迹則紂之惡爲不可復輔矣少師遂無一言而

死居當言之地也其不以告微子尚幾言之有濟
事之不濟固所以死之而不可以存心也去也奴
也諫而死也異行而各不失爲先王之自獻能自
靖矣而不可謂仁乎孔子論仁無一言於召忽之
死而與由賜辨管仲之不死惟其不死惟聖人而
後知之微子在東平壽張縣

書古文訓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書古文訓卷第七

永嘉薛 季宣

泰誓

惟十有六季皆大考于盟離王曰嗟我友蚩冢而餓
我馭豈厖士明聽斷惟天暨万物父母惟人萬物主
霸亶聰明迨元后元后迨天父母今爾王衆亞敷上
天彘灸下地沈湎冒色敢行醜虐辜人呂矣官人呂
也惟宮室臺榭陂池侶舳舻殘害于萬姓焚炙忠
臣剝傷婦皇天震悠命我友于肅將天棗大勛未
集歸于小學發呂尔友蚩冢而觀政于爾惟衆宅大
俊心鹵居亞豈上帝神示遺手先宗廟亞禋犧牲

桀盛无亏凶盜粵曰與大民大命它懲元侮天佑下
民迨止而迨止帝惟元亨昧上帝竈媛三亡大皐亡
皐子害敵大猷年忠同力庇惠同惠庇訟衆大臣儻
萬惟儻萬心予大臣式于惟弋心爾皐貫盈天命戕
止予亞順天年皐惟皐予小學夙夜祗慙衆命亥亏
臂亏上帝玄亏冢土臣介大勗底天止罰天矜亏民
民止所欲天必初止介尚弼予弋人留清三棄豈才
亞可失

書序作十一年泰誓作十三年二者必有一誤說
者謂虞芮質厥成爲文王受命稱王之歲引九年
大統未集爲文王崩於九年武王伐紂之十三年
爲通數文王之年案孔子稱文王能服事殷有君
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以無臣爲有臣謂之欺
天文王之未嘗稱王明甚書云九年作西伯之後
爾自古未有嗣君通數先君之數者書十三年武
王之十三年也友邦同好之國也冢君凡有冢土
者也御事百執事也庶士諸軍也萬物之生莫不
亶天地之性人爲物中之貴以靈於萬物而能輔
相財成之也誠有聰明之主可以代天理物則可
以長人而爲民之父母商王慢神虐民荒於酒色

恣爲威虐之政則何以代天而子民乎古有世爵無世官罪人不孥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官人以世非復惟其賢也罪人以族延及於無辜矣窮竭天下以奉淫侈之好其罪已大至忠賢之炮烙胎孕之剗視天理滅矣文王之作固天之厭商而建其代德武王戡黎觀政以成文王之事倣以天之威罪猶庶幾乎改之紂乃安處不悛方謂祀之無益容民盜其犧牲粢盛而稱其有命在天不以有侮爲戒無道日甚可不致天之罰乎天置君以爲民師所以佐佑之也君師之職財成天地之道輔

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而使天下舉安者也是故秩有德爲天命誅有罪爲天討有罪無罪皆天而不人其厚薄輕重固不可高下其心而有錙銖之差也料敵之法力均校德德均校義以紂之惡不德不義雖有天下之衆人各有心周財有三千人皆無貳志力之不等德義固不侔矣度德量力固兵家之至計明紂之無助所以用其人也商周之不敵不待乎量力而慮武王大勇如是寧有意於淫商乎紂罪貫盈受天命而誅之人心不謀而同所以爲代商之德也貫盈滿極也惡極當討而不

討非所以奉天也不順乎天不應乎人而惟惡德之存是亦天之罪人也受命文考猶唐虞之禪受終受命之事蓋始王也類上帝之祭也冢土社也宜社之祭也即位而後伐商所以代天行討也湯武既王而後征伐君臣道絕而後可以討辜人也天道不可見因乎人心而知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視聽在人昭假如響是謂惟民之欲爲天之矜民也永清四海與天下更始也除其凶德而後海宇寧一所謂永也紂存一日天下有一日之害一時有一時之害時不可失恐其貽害也泰古太字受

古紂字孟津在河陽溫縣界

惟戊午王次于河睥羣后呂幣畢勞王與殉幣而斷
曰寤虐齒土大勗咸聽朕○戎虢吉人爲善惟日亞
足凶人爲亞善亦惟日亞足今嚚王衆力行亡戾圖
弃犁老尼比臯人至酗歸獻臣丁傀止墉冢逐仇脅
權昧感亡牀籲天戴惠彰聳惟天懲民惟侯奉天女
夏埜亞亨蠶天不割丁或天與古命咸湯各黜亶命
惟衆臯浮于埜川卷元良賊獻諫補胃亡天與命胃
敬亞足行胃祭亡蒜胃越亡易年鑒惟亞遠至彼亶
王天元呂予又民朕膠叶朕亡戢于休祥戎嚚必亨

衆大僇州人離心離惠予大爵臣十人同心同惠
雖大周窺亞如志人天眎自戎民眎天聽自戎民聽
百姓大過圣予式人今朕必徃戎武惟敷侵亏出曷
取彼凶殘戎伐用張弓湯大茨勛才夫孚宅或亡曷
寧執非敵百姓衆衆若崩耳角窳虐凶式惠式心立
宜耳彤惟亨魯立

河朔河北也羣后畢會大合諸侯之師也西土有
衆并言諸侯之師曰西土者三分有二之衆西伯
之所統也殉師而誓揚言之告也善惡之辨吉凶
之所分也故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皆孜孜而

不知其足故孔子稱川流於誓者也紂咈耆老舊
有位人而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沈酗于酒敢行
暴虐雞鳴而起孜孜不怠臣下化其無庇莫不姦
宄草竊是好迭分朋黨怙其威權相爲讎敵無辜
之人罹其凶害籲呼上帝而其穢德遂以彰聞天
道依人而行故以人爲視聽夫人無非天省天亦
愛之如子人君愛民所以奉天夏桀之亡惟以率
割夏邑率遏衆力流毒四國而天以湯代之紂之
所爲又非其比元良善士則剝喪之使人無復善
意諫輔正救則虐害之使人無復敢言不畏於天

不敬于人不事天地宗廟而爲炮烙剗斮之刑安而行之無復畏憚罪過於桀故天將以武王代之參之夢寐而夢寐符卜之元龜而元龜吉知天意之所在故誅紂而無疑也夷人猶齊民也民方謂天之不降威何有戰意周之謀臣十人皆天下之望也齊心比德何夷人之敢當邪周至也至親不如仁人況億萬離心之不敵乎天之依人於此可見紂之罪浮于桀武王之伐光于湯侵商以取凶殘此必往而無戰之道也天子不取反受其咎武王身任天下之咎固所以事天也臨事而懼好謀

而成孔子謂行三軍之道毋以商人爲不足畏而憂億兆之非敵懍懍危懼恒如折角於人以此行之持勝之道然也二人同心而利斷金況三軍心德之同乎功之立成以有永世于後不成身死而家亡矣武王誓師常言心德之同者同心所以勝敵同德所以相親心德之同所以爲不可勝也

昔年明王肅大猷六節明斷勅士王曰緝虜拔鹵土商學天大猷衛身帥惟彰今肅王殺狎侮不憲荒怠弑戮自隘于天結邨于民戢翰步止脛剖取人止心逆畏讎翦割痛三棄宥但是回放黜帝采屏弃箕剗

囚攸正士郊禘亞攸宗廟亞高筵奇技至巧呂允婦
人上帝亞順祝各嘗饗亦元學學奉予弋人龔行矣
罰古人大曰曰攸戕則后獻戕則鬻獨夫殺憐惟筵
畢粵女去鬻對惠務滋除亞務本歸予小學挺呂亦
編士尸殲粵鬻亦編士元尚迪果忍呂登粵侯彭多
大屋賞弗迪大羃羃寤庫惟戕亥万若日月止照臨
英亏三尸羃亏鹵土惟戕大周挺殺多尸予京殺非
予武惟朕亥万亡臯殺京子非朕亥万大臯惟予小
學亡豎

厥明戊午之明日也大巡明誓躬履行陣而誓之

也顯道昭然可見者用罰伐厥死用德彰厥善厥
類之惟彰也五常仁義禮智信狎侮五常不畏天
命也天不絕人人之得罪於天蓋自絕也荒怠于
德是謂不敬結怨于民蓋自絕于天也斲脛剖心
雖作威殺戮之一事觸類皆然其毒病于四海矣
橋梁壞而後有朝涉紂斲其脛賢人者天下之望
而紂剖其心率是而言其無所不至也崇信姦回
則小人道長放黜師保則無復善道屏弃典刑所
以力行無度囚奴正士乃其敢行暴虐謂祭無益
故棄神示宗廟弗祀婦言是用故為技巧取悅此

紂所以致天之罰孜孜不怠所以行天討也民無
常懷懷于有仁是故撫之則后虐之則讎大為淫
威乃民卒世之讎也孟子說賊仁者謂之賊賊義
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寡助之至親戚畔
之也樹德務滋欲廣其德也除惡務本欲絕其害
也殄殲乃讎則務本也以登乃辟則務滋也果必
也毅確也道果毅以登辟使德加于四海所以為
樹德厚賞顯祿所以勸功而勉不怠刑賞三誓而
後及者深入商境始以軍法莅之也文王明並日
月光被四表見于西土周之所以得天下克紂固

文王之道也武王繼文王之事安敢有文王之功
文王得天下而武王失之謂己有不善爾武王自
以戎商必克而有克予之語凶器危事寧執非敵
之意耳

毋斲

昔命孚昭爽王翰皇于畝郊毋埜斲斲王左杖灸戊
右秉白旄呂麾曰邊矣鹵土止人王曰嗟哉友蚩冢
商馭豈司徒司梟司空亞步弔氏千夫允百夫允及
盲蜀毳鬚斂纁彭濮人冉介戈比介于立介予予元
斲王曰古人大小曰牝雞亡晨牝雞亡晨惟冢中索

今爾王般惟婦人是用旦棄身歸禩亞會旦棄身遺
王父母弟亞徇惟三上出多臯逋逃是宥是亮是
伯是豈是呂爲大夫卿士昇譖獻于百姓呂是次于
爾邑今予發惟龔行天出罰今日出豈亞僇于六步
七步廼止衆焉夫孚勛才亞僇于三伐五伐六伐七
伐廼止衆焉勛才夫孚尚狃狃如麋如獬如熊如麋
于爾郊亞御亨犇呂役出土勛才夫孚介所亞勛元
于介躬大翳

牧野在衛州汲縣商之近郊御事諸侯之佐也司
徒司馬司空三卿爲軍將者大國三軍周初固侯

爵也武王已王而猶三卿師不可益也亞次也亞
旅師氏旅帥師帥以次掌兵者千夫長并將兩旅
者百夫長卒長也周制五人爲伍伍有長五伍爲
兩兩有司馬四兩爲卒卒有長五卒爲旅旅有帥
五旅爲師師有帥五師爲軍軍有將書序牧野之
戰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司馬法戎車一兩
則馳車革車各一乘輕車甲卒三人士七十二人
輜車二十五人戎車一兩凡有卒士百人三萬之
衆而三卿爲之將以千夫將并將二旅之衆損益
隨時以便於事而已泰誓上言有臣三千指言戰

士之長獨言將馳車者甲卒伍長三百乘則三千人也亂臣三公六卿其一婦人孔子以謂九人而已十人名不可得先儒傳會之說不敢從也虎賁即周官虎賁氏所將虎士王之營衛者也泰誓先諸侯而次周師以及西土諸夷重諸侯之師詳內而略外內中國而外夷狄備書遠人邇不在言也庸在今房州竹山縣濮不一種左氏傳所謂百濮舊說在建寧縣今江陵石首縣界然今合州自有濮水前世羣蠻處之又雋州蠻有濮夷者巢居有尾武陵諸蠻亦然則荆梁諸蠻皆百濮也蜀今蜀

部以岷山得名已今渝州羌析支昆侖之屬髡髽牛夷種在黎雋州界盧以盧山得名在雅州盧山縣彭亡聚在眉州彭山縣古彭祖之邑也微水蠻在唐姚州徼外戎州羈縻有微髡二州鉞斧也旄麾戎戟也干盾也矛槍稱舉也比以次列也立卓之也把鉞秉旄以為軍中號令舉戟排盾卓戈而聽之臨陣誓師三令五申之禮也逖遠也稱其師役之遠蓋所以勞苦之稱西土所以自別於商也占書牝雞之雊為家破之象婦人與政猶牝雞之晨也郊社不修宗廟不享是為昏弃常祀不答

弗其耆老放殺三仁是爲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
迪崇信姦回昵比罪人是爲逋逃主萃淵藪以爲
卿大夫士則固崇長信使之也卿士師師非度而
好草竊姦宄用乂讎斂是其毒逋于四海者周法
五尺爲步步以齊其進退伐擊刺也擊刺所以攻
擊進退不過七步擊刺不過七伐動必以法齊必
有止嚴重堅整先爲不可勝者陳法之用爲軍旅
之容也桓桓武也虎貔熊羆以譬其猛也夫戰孔
子所慎陳法嚴而後武猛可用湯武仁義所以爲
無敵於天下也迓迎也能奔我者無事迎擊所以

開其生路荀子所謂奔命貢而不獲者以役西土
使有分隸離其支黨而後可與戮力也兵法得車
賞先得者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卒善而養之謂
勝敵益強蓋武之道也勗勉也不勗不恭之謂也
武王數紂之過至牧野之誓然後益簡而嚴二軍
相當不在乎多言也疏其大罪以底天之威罰言
非簡易不足以明民也司馬法有虞氏戒於國中
欲民體其命也夏后氏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
也殷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周將交
刃而誓之以致意也觀於禹征六誓辭之舒緩迫

切四代因時之誼爲可知矣軍禮三軍之戒無過三日牧誓之謂乎

武成

惟三月壬辰蒞蒞節粵翌日癸巳王翰步自周王延代商年三月才生明王徠自商望于彗幽匿武攸亥歸泉于礬山止易放牛于桃林止櫜示天下亞躬丁未禋于周廟畝甸戾衛駿犇走執紬籩粢日庚戌崇墜大告武成无生節厘畝豕商泉百工衆命于周曆法死魄朔也生魄望也生明即死魄也旁近也哉始也旁死魄月二日也哉生明月一日也既生

魄十七日也翼日明日也曆法以月起周書先書朔望猶春秋之舉四時逆而推之千歲之日可坐而致聖人所以謹天時也曰厥四月自一月數之也四月不日非一日之事也豐文王都在京兆鄠縣華山之陽今蜀漢地桃林塞在華州華陰縣周禮圻外九服侯甸男邦采衛蠻夷鎮蕃獨言甸侯衛者內自侯甸遠及衛服記事之法詳遠以錄近也駿奔走執豆籩助祭也柴望并祭天地也受命始號令於天下也湯武還都而後大告天下待諸侯之至也其先廟後郊者告至于廟而後告成

于天也書序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自一月皆往伐事至豐而下歸牛馬祀郊廟誥諸侯皆偃武修文事合而言之皆其政也歸馬放牛就牧也馬牧遠在蜀漢而猶歸之者示無復乘車之意也當紂之時諸侯同惡者衆武王勝殷代紂同惡懼矣放牛歸馬所以安之也安之使懷待其遷善柔服之道武王所以一之也常武之詩曰徐方不回王曰旋歸說詩者謂宣王之常德立武大武之詩曰勝殷遏劉耆定爾功蓋武王以遏劉爲功武成而不窮瀆其兵故修文而天下服也

王若曰緹虜羣后惟先王建畝后土公劉京竺卉劉望予大王犀王迹王季丕勤王家成茲丕王亨威耳勛挺膺天命呂改口曼大畝豐丕力小畝襄丕惠惟九季大統未集予小子丕承耳忠底爾中臯告予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大衛曾孫周王發將大正予爾今爾王最亡衛越々天物害獻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困藪予小子无獲仁人敬祗承上帝吕遏爾略孽曼蠻貉宅亞衛俾龔天威命歸予東延媛耳士女惟丕士女斐耳。○灸昭哉周王天休震鍾甫附哉大邑周惟尔大禮尚声昧予吕淦州民亡

從禮羞无戊午帝俞盟離纛亥敕于爾郊祀天休命
命孚昭爽最衛元衣若林芳于母壻宅大敵于成帝
奔廷倒戈攻于後呂北血汭澗杵式戎念天丁大正
粵反爾政政繇舊醴笄孚囚豎焚干墓式爾公間散
鹿臺山財發巨橋山粟大賚于三棄而万姓允舛劉
麇惟二分土惟武建官惟取位豈惟耐重民不教惟
食饗祭懍伯明詔宥惠報彤坐拱而天丁紂

先王后稷也公劉后稷之曾孫大王文王之祖即
古公亶父也王季文王父季歷后稷事見虞書史
記堯封之有邵詩有思文之頌史記公劉能修后

稷之業大雅有公劉詩曰篤公劉匪居匪康于豳
斯館大王避狄之難去豳居岐而民從者如市故
綿之詩序謂文王之興本由太王皇矣稱王季曰
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則
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猶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
類克長克君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
帝祉施于孫子稱太伯之至德謂三以天下讓而
民無得而稱觀美周之詩歌王季之事則泰伯之
讓王季之受不可以常道論亦聖人之事也紀年

孔叢子皆稱王季在武丁太乙帝乙之世有讓戎狄之功作牧居程九命作伯其勤王家如此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孔子謂之至德雖存商不取固已受天命矣大邦畏其力無敵於天下也小邦懷其德安之也小大懷服撫方夏以受命于天也大統未集商未可取而不取之也武王自謂成文王之志則文王之不取武王之取皆從天人之意當取而取實文王之意也有道曾孫見周之世世修德以有道伐無道即所謂大正也無道謂敗亂厥德於下暴殄天物謂狎侮五常害虐烝

民謂敢行暴虐逋逃淵藪謂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也仁人周之多士也以遏亂略勝殷遏劉也恭承天命華夏咸若也東征以綏士女伐商以安民也筐玄黃以昭周王鄉周之明迎王師也人心如許而猶望天之震動不敢有其德猶庶幾乎鬼神之助古人盡己盡物之際其已盡矣神羞事敗也濟民而弗之相亦神之恥也自既戊午武王敘克商事以克商後事繼告天事終言濟亂之政即武成之義也紂旅若林喻其盛也攻後以北商人自攻其上也杵兵之無刃者漂濺也濺血至於

染杵言反鬪之力也舊說謂血流漂杵謂血可以浮杵而孟子之言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以至仁伐不仁以至義伐不義何其血流之漂杵孟子以仁義說當世之主不以其辭害意後世不求其意未之思耳兵家蔚繚子稱武王不疲士民兵不血刃而克商誅紂見漂杵之非周也一戎衣甲冑之服不再舉也舊說觀政以爲十一年事伐商爲十三年事未之考也及政由舊不事乎改作也囚箕子則釋之殺比干則表之商容不用則式其閭仁賢天下之表儀故武王先反之也鹿臺紂以

聚天下之財鉅橋紂以聚天下之粟散財發粟以賚天下百姓之所以悅服也聚者猶散其復反聚之邪散其積聚以還暴橫之征代將來之賦始發而散非一日盡散之大賚所及之廣見武成者皆是非專財穀之散商書所謂予其大賚汝者也鹿臺在朝歌城中鉅橋在洛州曲周縣列爵之五公侯伯子男也建官惟賢不以世也位事惟能不以回也官大官也事庶官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也五教虞書五典也食政之本也喪祭事之大也四者國之大政不敢輕

也紂之夷居廢祀不迪王父母弟厚於積聚則皆滅棄之矣重此四者亦反商之政也惇信明義順天伐紂之事崇德報功建官分土之事信義立而天下順功德報而天下懷垂衣拱手而天下治無餘事矣反商由舊之政大賚垂拱之事自釋箕子而下萬世通道紂失之而武王反之出而勝殷所以爲武成也以垂拱之治終武成之書者亦偃武修文之意云書序稱武王殺紂而書無一語第云攻後以北則紂非武王之殺其死有由矣觀於桀放紂死則湯武之放弑因乎天而順乎人桀紂罪

有淺深非湯武之所能爲也漢儒信尚書今文謂紂自殺武王親以黃鉞斬紂懸之大白之旗其說太甚荀子稱牧之野鼓之而紂卒易鄉遂乘而進誅紂殺者非周人因殷人也賈誼書曰紂將與武王戰陳其卒伍左億右億鼓之不進皆還其刃顧以鄉紂走還寢廟鬪死棄其尸于王門之外民皆進蹙之武王使人帷而守之觀者塞帷提石之者猶未肯止其言略與書合最可信觀商人之怨紂雖欲如桀之放其可得乎邵漢棻縣今京兆武功也郿州三水縣岐在鳳翔扶風縣程在京兆咸陽

縣

書古文訓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